

# 雪夜

端木蕻良

李總管仔細的把紅洋機布錢搭子裏的債券繩在腰裏，便打着毛驢想很快的趕到平頂堡大甸戶崔小扒那兒去過宿。一則那院子裏「緊趁」不會有意外危險發生，二則吃的住的都舒服。

從老包的家門出來，雖說就落雪，但三十里路，坐雪抓犁一袋煙工夫就會到。快點走，路上也不會出什麼錯的。

老包這昏蛋是着實將李總管氣得鼓鼓的，祇空口白牙答應過年就給一個現錢也不肯吐。

「這萬代沒叮過膿血的癟臭蟲，除非擠破肚子不見血的！」——李總管恨恨的打着驢屁股這樣罵着毛驢也趁着這個機會抖落了黏在身上的鵝毛片似的大雪，在寒氣裏衝着。

雪抓犁在積雪上撲出蘇解的聲音，有兩道銀屑被馳行的滑木鉗割起來，向四外飛迸。雪抓犁便拖着一條煙霧的尾巴，像鬼划在大海裏的汽艇。遠天厚厚的敷着烏雲，沉昏的像一條遙遠的古鏡。作成一個無盡的穹窿，廓然下垂。似乎就是從這裏遺落下的棉絮，在大野裏飛舞成片片雪花。

「總管恩典，出正月吧，二月見面一定還的，盤大的窟窿有我老包一棵心去塞！」

「老包，你的心早塞到牛屁裏了。你祇在我面前擰腰，背地裏搗鬼！」

老包這昏蛋是着實將李總管氣得鼓鼓的，祇空口白牙答應過年就給一個現錢也不肯吐。

「這萬代沒叮過膿血的癟臭蟲，除非擠破肚子不見血的！」——李總管恨恨的打着驢屁股這樣罵着毛驢也趁着這個機會抖落了黏在身上的鵝毛片似的大雪，在寒氣裏衝着。

「總管，我跪着送上門去！」

「送上門，祇怕又支到三月三！」

「我把腦袋割給你作見證！」

兩個人臉都紅了。李總管吩咐了一聲：「給我預備

雪抓犁在積雪上撲出蘇解的聲音，有兩道銀屑被

馳行的滑木鉗割起來，向四外飛迸。雪抓犁便拖着一條

煙霧的尾巴，像鬼划在大海裏的汽艇。遠天厚厚的敷着烏雲，沉昏的像一條遙遠的古鏡。作成一個無盡的穹窿，廓然下垂。似乎就是從這裏遺落

下的棉絮，在大野裏飛舞成片片雪花。

「總管，你偏恁的說！」

「不恁的說，怎麼說？」

「總管……」

「我打團圓？我應到龍抬頭（二月二日）有邊有

磚……到那時，你不用問我是不是掘棺盜木，賣女出妻的錢還你，我老包是血性漢！」

「二句話沒有，就交來，二月二我沒的給你來拜年！」

「總管，我跪着送上門去！」

「送上門，祇怕又支到三月三！」

「我把腦袋割給你作見證！」

兩個人臉都紅了。李總管吩咐了一聲：「給我預備

雪抓犁在積雪上撲出蘇解的聲音，有兩道銀屑被

馳行的滑木鉗割起來，向四外飛迸。雪抓犁便拖着一條

煙霧的尾巴，像鬼划在大海裏的汽艇。遠天厚厚的敷着烏雲，沉昏的像一條遙遠的古鏡。作成一個無盡的穹窿，廓然下垂。似乎就是從這裏遺落

下的棉絮，在大野裏飛舞成片片雪花。

沃爾眸（Olm學名Proteus anguineus）是一種奇妙的兩棲動物，產於亞屈里亞海的東岸，加尼沃羅（Ganivore）的克斯特（Kast）山地的大石灰洞中。

形狀類似泥鰌而稍長，長可達七八寸。因為終生棲於不見日光的暗處，除有桃紅色的流蘇形的外鰓外，全身的色素都是喪失了的，呈着雪白。尾子是向左右側坦平着。

性質雖是兩棲，但因始終過着退變的洞穴生活，終生都保存着幼蟲的形態，以鰓作呼吸，體內的肺是退化到僅留着痕跡的。

四肢也退化了，僅具體而微，不適於用。身體的運動是取着蠻狀的所謂蛇行。

最顯著的是那投閑置散的眼睛。因為在黑暗中無物可視，眼睛也就失掉了它們的職能。形狀極小，為外皮所覆，怕頂多祇能薄薄地判別些明暗而已的吧。

但是「塞因士」先生走來演起戲法來了。

他把孵化不久的「沃爾眸」從那黑暗中取來，等一批來放在白色的光裏，另把一批來放在赤色的光裏。

被白光照着的「沃爾眸」全身黑化了起來，連眼上的皮膚都遭了黑光。

被赤光照着的「沃爾眸」，眼上的皮膚却保持著透明，眼珠良好地發育了起來，自遠祖以來盲目了不知幾千世代的「沃爾眸」，又公然能明察秋毫了。

沃爾眸 郭沫若

以上是一項生物學上的實話，但似乎有點像伊索

時咱們作事手乾脚淨，年底一手清，荒賬也要出十分。老東家那一次不誇着說：「你是土裏也挖出銅錢來的，替我保家立業的！」……李總管摩了一下額下五縷的神袖鬚，想着當年的英勇未免的有幾分感傷起來。今天對老包付了幾付，就沒敢把麻繩拴在他的嘴上……而且一個現的也沒見，祇討回來個空頭日子。

他摸了摸錢搭子裏厚厚的一疊債券。這家說十天後本利清還，那家說再過半月，祇要這匹驥子脫了手；李總管對於這些可惡的搶盜，真是掀起了無邊的憤恨了。年月要是一旦好起來，還能像從前那樣給他許多便利，揭了皮他們也得還清債的。他想起自己年歲已經老了，又上不得火。前些日子大東家就暗示出來說：「今年的賬『上』的不齊，是不是老總管年歲到了有點兒精力不支了吧？那麼到開春……」言外之意，就是關照自己早打主意，應該活動活動了……雪下的更大了：「要是今年的賬上了七成呢，他辭不了我的。我有話說，我給趙家是出過力的。我頂不濟也是拉過『幫套』的吧，沒有『拉完磨，宰驢吃的』！今年的賬你問那家進得齊，我收進了七成……七成……我用了麻繩拴了來，你又不能像從前做得主，委曲求全算我收進了七成，不誇功，我李總管總算對得起良心！冷馳寒天的血奔心我跑來跑去，我爲的是趙家。拍拍屁股，我帶不了一星兒土，我家的飯食？我是幫着打過天下來的……

但是如今眼看着「供大紙」了（過年）連三成也湊討上來……他有些頹唐了。

天轉冷了，因爲雪已下得深。雪花沉又密，祇顧旋

着。看不出十幾步路，遠近都是白茫茫一片。天穹沉鬱着，臉不動的凍着，不知封鎖一些什麼不敢吐露的苦悶和不幸。李總管把「綑襪」的「老羊祖宗」「半大馬褂子」掩了一掩。覺得路應該走得差不多了，要是看見崔小扒地頭上的大交界樹，就該到了。

大地一切的不平都已被二尺多厚的積雪掩去。道路也都失去應有的脈絡。雪還伴着勁風，在不盡的飄落着，祇是已從鵝毛似的凌形變成霰狀了。小毛驥吃力的脊樑流出的汗水，現在都結成了晶瑩的玻璃，分披在「棄背」的兩邊。

李總管將視線放在前方，準備去看出那棵應該看見的大交界樹來。爲了取暖，在烟荷包裏裝了一袋「哈馬烟」，在懷裏探出一盒紅頭火柴來。擰了一下，沒有燃着。把硫磺頭對着口腔呵了一口，擰着了。在用烟盒作成的小筒裏，面着風燃着煙，溫暖的吸着。血液舒展的在全身上巡行了一週。

忽然他又記起在他起身出來的時候，老包也忙着說：隨後出門給老婆討藥去。別不是趁着這個時候趕上來，在這滅絕了一切生物的地方，把我摔在雪淪裏去。連一點謀殺的痕跡都沒有……

他眼前就看見了老包的短粗的馬鬃鬚子，刺蝟似的豎起，露出一口的黃板牙，在雪中笑着。

「哈哈哈哈，如今還說什麼二月二、三月三，萬事都在眼前！」

說着突的一刀刺來，小毛驥沒命的飛奔，向「雪淪」裏鑽去，越陷越深。慢慢的什麼都不見了，祇是白雪封住了兩眼。

先生所留下的「寓言」，然乎否乎？恐怕也要看眼睛說話。

## 採核桃的中國人

凌霜

譯

如果你會在中國渡過夏天的生活，你便知道北平炎熱乾燥的氣候給人一種甚麼感覺；寒暑表在蔭處升到一百度，黃塵蔽天，走起路來免不了汗流浹背。

在這麼一個熱天的晚間，近九點鐘的時分，天氣漸轉涼爽，太陽像一個血紅的大火球，在西山背後墜下去。我正在北平的城牆上散步。站在那邊所看見的城市景象，真是世界上絕無僅有的。那平直和簡單的線條所構成的均稱而調和的背景，與暗綠、金黃和琉璃藍的屋頂，組合而成一幅偉大而美麗的圖畫，使人一見永不能忘。這種景象使夏夜下的中國故都的夢境氛圍，更爲濃厚。

迎面有一個中國老人慢慢地踱過來。他一定是一個高尙的紳士：他的灰色的長衫是用質地優良的山東綢做的，穿在腳上的一對發亮的黑綢拖鞋。他那剃得光滑的頭，在太陽的餘輝中看來好像是銅做的。今日中國人的理髮樣式是剃光頭，這大概是要和從前的辮子成個顯着的對比吧。

他好整以暇地踱着步，時或夢眼惺忪地望一望城中的景色。在他那種恬靜的自尊、威嚴和優越的態度中，他看來幾乎是一個超人。我斜倚在矮樹後的城垛上，使他看不見我。當他走過去時，我看見他把雙手放在背後，一手拿着兩顆黑而圓的東西，不斷用手指把它們又輕又慢地搬弄着，使它們一前一後地旋轉着。我突然記得

李總管撫自己的心窩，分明還在跳着。他奮力的搖幌着身子，打了個冷戰，才像似舒醒過來。

再怒目的搖搖頭，使勁展了展眼，什麼都不見了。白的雪忽的向臉上擊打着。暗叫一聲：「不好！別不是走失了路吧！」他無主意的喚住了祇願傻走的毛驥。坐起身來，把坐墊上屁股大一塊圓印用「料口袋」蓋住，免得被雪落滿了。等一刻沒法坐下。他用腳去踢開雪，看走的是不是大道。原來雪把壠溝壕坎道邊都填得坦平，小毛驥祇是下意識的在雪上滑行。

踢了半天，才翻上黃土來，可是也辨不出是不是大道。滿耳是風聲和落雪的沉靜的調子，滿眼是飛舞的雪花，什麼指標記號都已消失。

「嗚喂！」

他喊着連自己的回聲都沒有，雪下着。

「嗚喂！」

又轉了一個方向喊。

一點希望都沒有，倘有一隻老鴉飛過來也是好的。

他自己又向前奔了幾步去看去。

那不是聳立在不遠的崔小扒的大交界樹嗎！

真是一道狂喜，從頭頂上泛起的熱汗一直燙到心窩。

篇。

重新坐上扒犧，打着毛驥，毫不遲疑的向大樹奔去。那樹上的灰鶴該睡着了吧。那還是十五年前，正是他在趙家最得力的時候。他想出方法「疊壠」，將那條

無用的小河趕向武老大的地心去，騰出的河床，展出了整整三「天」（十畝）地。怕武家的後人誣賴他們滾邊賴界，引起子孫的糾紛，便會同了「地隣」「鄉鄰」。

李總管想怎樣能集合一抱乾柴來，在荒野裏放起野火，好讓遠地人來救他。但是祇有雪，雪是燃不着的。他愚蠢的摩了一下料口袋，那裏的草也都是濕的，拌過料

到地邊上植了這棵交界樹。從此不許武家反悔。

有人會對我說，這種玩意兒有一個更深奧的意義；不可抵抗的好奇心驅迫我去探索此中的奧妙。

那年夏天樹上就來了兩隻灰鶴，過路人都說「雀臨旺地」，大東家祇管看着那滾出來的三「天」地迷迷的笑。

他益發有些興奮了。祇要這棵樹還有一片葉子，就是他對趙家忠心耿耿的證據，而且今天這樹就救了他的一性命，這是應得的報答。

他打着驕臀，在濛濛的雪霧中祇想早些趕到樹的跟前。

他細細的擦了擦眼睛，凝心自己的昏花。為什麼站在眼前的是座破窯呢？

又向前走近了兩步，被驕的惱喪，在每片落下的雪瓣上都激起了浪花。方才看見的巍峨的樹頭，便是那燒窯的火口，遠遠看着黑籠籠的……

這時他才認真的感到手腳是早已僵了，祇盼着天氣轉晴。

小毛驥已發出了悲哀的喘哮，彷彿在失望中又感染了癆病。一動不動的在那兒聽着雪落。

懶懶的趕着扒犧，死的恐懼在黑暗裏窺視着，走進來，擁抱了李總管的全身。

小毛驥走路時，腹背的冰溜擊碎着，發出叮玲的響聲。嘴巴那兒流下的熱涎凝結了老大一塊冰疙瘩，被幾根長毛繫引着，如同一棵醜惡的贅瘤，要把他們拖下死亡的沉淵裏去。

他伸出手來，把手裏那兩顆核桃給我看。「這是普通的核桃，跟我們平常吃的一樣，不過外殼比較圓滑吧了。這兩顆恰巧是很古老的核桃。我的高祖活着的時候，就開始玩它們了。這種玩意兒是中國人一個很古的習慣。古到甚麼時候，我倒不能告訴你，可是一定有千年以上了。您也許會在中國古書裏看見這種核桃。它們是越舊越寶貴的……不過它們須完好沒有一點毛病才行。爲達到此種目的起見，我們得天天拿起它們來撫摩玩要。我們身上發散出來的氣息，浸透着它們的整體，它們

的。

遠處也沒狗叫，毀滅一切的寂絕。時候大約正交子時，到天亮總還得煮熟兩鍋粥的工夫。

說找着端方記憶起從前經過此地時有過什麼特  
殊的記號，可以斷定到底走到那兒來了。平頂堡當然不  
是。花窩棚也不是，那兒有一帶白楊林子。旱溝這裏也沒  
有溝。越發疑惑了。他幾乎不能信任自己。他在這裏討過  
三十多年的賬，閉着眼睛也能走回家。沒有迷過路。記得

年青時有一次在王二嫂那裏幽會回來，喝得醉醺醺的，半路在墳圈子裏睡了一覺。醒來帶着星星也走回家。

反正也是迷了路了，打着毛驥向前跑吧，總會遇見人家的。他鞭着驥，越打越使勁。忽然一陣迥然的興奮都

爆發起來發落在毛驥身上了就是它走錯了路把路迷了。他把鞭精妙的運用着，專找那吃重的地方，像項窩腿畔，都是平日最忌諱的地方，祇拚命的打。每一鞭都使那小驥駒痙攣的癟抖起來，身上的冰溜發出金屬味的碎響。

這樣打着才如同找着了真正的罪人並且給了他應得的懲罰一般。因爲用力的原故，全身不由的暖和起來。

手馳倒立七情神將巧顯異不知怎的居然在一家

這都是鞭笞的用處，李總管下了扒竿去敲門。門窗都已讓雪旋滿，那裏去敲。但裏邊總會有人的。他便大聲去叫，沒有回聲。睡得這樣死，鄉下人做活做乏了，在這荒村又估料沒有人來，一挺屍就像死狗似的。還

是自己動手去撥門吧。於是顧不得凍手，便一捧一捧的將旋在門上的雪都移開。手凍僵了，便用雪搓了一會再去撥。把手擦破了，他也不覺得。因為他眼睛裏已看出屋裏赤紅的熱炕。

卷之三

雪終於冒完了，他用手尋着門神爺去摸，想表示出自己的感懼和希求神靈的攝護。

沒有什麼門神貼在那兒的是一張地契那上邊寫着立白契人×××今置着王亮然地……這些字比寫

點還更猛烈的將他打昏。他覺着心臟已經窒息，雪花都

變成濃黑色的煤煙向大地狂噴。他向門板倒去。

等他略略清醒了一會，他便看見小驢也已倒在風雪裏不動了。他掙扎的站起來，想抱着毛驢過一宿吧，他身上一定還有熱氣兒。

走近毛驥一摸全是冰溜。祇彈了一彈腿似乎告訴主人，它的體溫就要消逝了，已經不能應承他的榨取了。

李綱管失望的向它一跳便定下來自己打主意。現在已成了「米穀子」打鬼砂似的狂撲過來。他把半死的毛驥拖過來，圍在門前作壁壘，將「套包」從它脖頸上取下來，放在地上作坐墊，靠着門蹲下來。

頸上取下來放在地上作坐墊靠着門蹲下來。

他又望了一下貼在門上的地契。記起屯下有一家人家。用最後一點的積蓄，買來牛肉，白面，裏邊和了紅饅。

包子，勸飢餓了很久的家裏老人小孩都饕餮的吃了一頓，然後通通死去……最普遍的就是有一畝八分地的人家，種地不够「嚼果」出賣沒有主索性把地契作個悲憤的信號，自己逃到江北去了……恁能怪今年

瞌睡要來了，他有些恐懼：這是昏迷的豫兆！他看看

終於充滿着我們的生命了。時光一天一天地流過去，它們不知不覺地變成我們的一部份，我們再也不願意跟它們分離。爲了這個緣故，要買到一對真正的舊核桃是最難不過的事。你曉得我們是迷信的民族，中國人如果失掉或弄壞這麼一顆核桃，便以爲是兇兆。擺在古董鋪裏出賣的舊核桃不是真的，而是仿製出來騙外國遊客的。當然如果你運氣好的話，你偶而也可以買到一對真的。可是你得花一大筆錢啦；它們是跟真珠一樣貴的。

「請您告訴我人家爲甚麼玩這種東西呢？」這位東方的紳士露着玄妙莫測的微笑說，「我的朋友，一個人如果沒有做過這玩意兒，便不容易懂得其中的奧妙。這玩意兒有培養靈魂的功能。不錯，有培養靈魂的功能！」他一邊重複着說，一邊用手指着額部，好像靈魂的祕密便是藏在那裏似的。「這種揉核桃的有韻律而遲慢的動作使一個人的精神感到鬆弛和舒適。當我精疲力竭，煩悶不樂時，當憂慮的念頭使我不能得所需的休息時，我總拿起這對核桃來。您瞧，我是這樣揉它們的：很輕地，很溫和地，很慢地，全神貫注在這兩顆核桃上，把一切俗務拋到九霄雲外去；這樣地揉着，度過許多鐘頭。開頭您覺得手掌中有一種輕微的刺激。接着這感覺漸漸爬上您的臂膀，伸展到全身。最後您覺得您的腦經好像給女人柔嫩的手撫摩着似的。使您煩惱的事情一樁樁地消失了，您的身心沉浸，在一種無限暢快的感覺中。您感到一種跟浴後一樣的輕鬆舒服。這揉核桃的玩意兒真是一種駭魂按摩術啊……」

那中國人很有禮貌地向我鞠一鞠躬，然後向城門那一方面走開去。我站立了一會，凝望着他，一直到他的影兒在地平線上消失。他的雙手依然放在背後，纖長的手指把核桃輕輕地轉動着，撫摩着。他又在繼續其按摩靈魂的工作了。（西風）

搓破的手已經開始有點麻木，麻木蔓延着一點一點的走到他的心窩了。這是死！他一急腿一蹬，手上的麻木好一點了。又從腳上開始。

摸一摸錢搭子裏的債券，什麼都完了，還提二月二呢……

不想總管的生涯，會這樣淒涼的結束。今晚要到平頂堡呢，崔小扒的全雞早已吃完了吧？人間的一切都如在雪海裏盪起的雲煙，看看明朗清晰，等用手一撲，又都幻滅消逝了。他自己就如一團飛沫裏邊的一個浪花，方才還是晶瑩圓潤，充滿着生命，頃刻就要破碎了。

爲了趙家辛苦一輩子，十五歲在櫃上學徒，陪着二管事跑道，三十歲那年撈到了二管事……後來是總管。給趙家是忠心保主，沒有一個脚窩走錯過。今夜大東家還在摟着菊紅談笑呢吧？而我在爲着他們受罪。哭的趙家不復和他是同一世界裏的人了，第一次和他站得遠的，圍繞着他的不是債券算盤……而是空虛和白雪！

「我打圈圈我應到龍拾頭，有邊有碰……到那時，你不用問我是掘棺盜木賣女出妻弄來的錢還你，我老包是血性漢！」分明是老包的聲音還在他的耳邊，可是他却活不到二月二了，連今夜都活不過去。

他把債券從錢搭子裏拿出來，用手來玩弄着，這張是五十元四分利，那張是一百月息三分五厘……

他手震然的一顫，債券紛紛下落，散亂在膝上。

他血液已有點遲滯，祇下意識的想着白癡樣的望着躺在他跟前的毛驥，已經僵冷。他悔恨方才不該那樣殘暴的去打它，使他帶着痛苦和創痕去死。他向前吃力的移了一移，勾出一隻手去摸摸已經冰凍了的屍體。他

細細看了黏在手上的牛糞的血漬。他的已經陷入麻痺

狀態的心房，汹湧的鼓動了一次。似乎沾在他手上的便是那無數被鞭笞了的馴良的田戶的血痕。他將手舉在鼻子上，聞聞一股惡腥，將他帶入昏迷之中。

恍恍惚惚的他覺着有些恐懼，那死去的毛驥也不會饒恕他的。

他掙扎着坐起，將手探進懷裏，取出火柴，想撲起火來，將債券焚毀，也不是爲了懺悔，祇是人們在死前的最大的空虛裏，想作一點兒非常的事情，將它填補起來。

不幸的是撲火柴這種簡單的動作，雖然容易，但在現在却比登天還難。他的兩手祇是顫着，互相參差，不能統一動作，他廢然的嘆了一口氣，覺得在死前作一點小事也這樣困難。這個想頭反而激奮起使他非完成一件大的事物不可的心情。他集聚了最後一點精力，將債券

統統拾起，塞在屁股底下的套包的亂草裏去，這樣便沒有人能想到去找出來，討回這些債務了。這是他第一次對於佃農引起感情……他覺着有些安慰，一道光明的圓暈罩在他的頭上……他昏厥了。

等他醒來，他看見站在前面的是老包，從刺蝟的鬚子裏噴散出一股一股的溫氣來。「好了，好了！」大概也是他說的。

「盡大的窟窿有我老包一棵心去塞！」

他記得黃昏時，他倆鬧的半紅臉。他第一個感覺就是憤怒自己的狼狽。風雪顛沛僵凍，已經將他的大總管

的威風，完全拉碎。他就如一個被撕去衣服的皇帝，如今在接受一個乞丐的侮蔑的矜憐。

「我說讓你住下吧，你逞強！」老包直率的嚷。「要是我討藥回來，可惜了一條命！」

李總管很想馬上霍然站起，造成一個奇蹟，將方才

被人救護的那一段完全抹殺。祇是略略一動，他便哎呀一聲倒地。

「不要硬撐，我扶你！」老包粗獷的大手，握住了他。李總管感到一陣劇痛，想擺脫了他，老包祇握得更緊一點。

「驢已死了，我背你！」老包代替了驢的職務。

「唔唔……」在背上發出呻吟的聲音，李總管竟然是命令他停下。一面用手向後指着。

「扒犁明早我來取！」老包祇管走。

李總管祇管在背後蠕動着，似乎有幾分氣急。

老包回轉身來，依着他的動作，走到門前那兒，看着

他用一隻顫微微的手，將一些債券從那套包的亂草裏尋出來。

老包有些失悔去救他，那債券裏就包藏着他的下半世的悲苦命運……他本來是放在套包裏想丟掉的吧？

現在剛一活轉來，就伸手將它收回。他憤怒了，準備行動。

「燒，燒……」李總管昏迷的吐出一些聲音。

老包臉上一紅，覺得手在抖了，他將舉起的火柴，促的放下。他覺着自己錯怪了他。

李總管又鼓勵着，向他衰弱的點頭。

他陌生的不知道怎樣做是好，心裏祇跳。

「燒……」

他燃着了火光升起來。

李總管看着火光熄了，口裏有一口白涎吐出來。老包慌亂着，知道已經不能挽救。

他對那堆微溫的火灰望着。

「燒……」

雪紛紛落着，填平了他方才踏出來的腳印。（中流）

# 懷亡友魯迅

許壽裳

「舊朋雲散盡，余亦等輕塵！」這是魯迅哭范愛農的詩句，不料現在我在哭魯迅了。懷念「平生風誼兼師友」我早該寫點東西了，可是總不能動手，揮淚成文，在我是無此本領的。日前有益世報記者來要我關於魯迅的文字，屢辭不獲，匆匆寫了一短篇題曰：「我所認識的魯迅」聊以塞責，未能抒懷。現在新苗又快要付印，就獻給這一篇先敘回憶，次述其致死之由，最後則略及其生平和著作。

## 一、三十五年的回憶

民元前十年——前八年夏	弘文學院預備日語	三十五年來，對於魯迅學術研究的邃深和人格修養的偉大，我是始終佩服的。民元前十年（一九〇二）夏，我往東京留學，他也是這一年由南京礦路學堂畢業派往的，比我早到若干日，我們在弘文學院同修日語，却是不同班。（我在浙江班，他在江南班。）他此後的略歷如下：
六年秋——六年春	入仙臺醫學專門學校	自民元前十年秋至民國十六年夏，整整二十五年中，除了他在仙臺紹興廈門合計三年餘，我在南昌（民國六年冬——九年底）三年外，晨夕相見者近二十年，相知之深有如兄弟。十六年廣州別後，他蟄居上海，我奔走南北，晤見雖稀，音問不絕。
三年春——二年夏	歸國，在杭州任浙江兩級師範學堂生理學及化學教員	魯迅在弘文時，課餘喜歡看哲學文學的書。他對我常常談到三個相聯的問題：（一）怎樣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國國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麼？（三）它的病根何在？這可見當時他的思想已經超出於常人。後來他又談到志願學醫，要從科學入手，達到解決這三個問題的境界。我從此就非常欽佩以一個鑽學畢業的人，理想如此高遠，而下手工夫又如此切實，真不是膚淺凡庸之輩所能夢見的。學醫以後，成績又非常之好，為教師們所器重。可是到了第二學年春假的時候，他照例回到東京，忽而「轉變」了。
二年秋——一年冬	在紹興任中學堂教務長，師範學校校長	「我退學了，」他對我說：

每當夜裏，我就不敢走到我們昔日的臥室裏去。即因事走進去，也急急的把事情辦了走出來。我是疑心有幽靈麼？膽子小麼？一直從前，我有一個好朋友死去，我就熱烈地希望有幽靈，可以和生前一樣來往。然而現在我當夜裏，就不敢走進我們昔日的臥室裏去。我怕那明晃晃的燈光，把每一個角度的印象都浮顯出來。我怕那明晃晃的燈光，把每一個角度的印象都浮顯出來。靠門的方桌子，那桌布上面的許多書，每一本，每一堆，每一疊，都經過他的手摩挲。大的書應該怎樣擱，小的書應該怎樣放，他都有一定的處置。書堆上還有那一匣散開的錢裝書，中間夾了許多值得注意的簽條，我怕看他，我沒有正視牠的勇氣。

書堆下面，拿掉了桌布，那舊式的紅漆木桌子，是他生病前特地從別的地方搬來的。為的好方便，他省些力氣，在房間裏取點爐火溫暖，喫起飯來舒服些。這裏也會招待了不少次朋友同喫。我怕看見這桌子，想起了一切的一切。我是多麼脆弱呀！唉，沒有本領的人。

那衣櫃，仍舊掛着那最後出門的一件破舊黑哩嘒的袍子。那我們二人掛衣服的櫃櫃呀！我不曉得為什麼覺得也空空洞洞，好似我的心頭一樣。安放他夜飯後時，常喜歡喫些糖果點心的那衣櫃的另一角呀！我怕看到牠。牠會招引我，他要東西喫時的神氣。他叫我「忘記我」。這叫我如何忘記？難道這些經過就真是煙雲一般消散，捉也捉不住？

哭是弱者的行徑，是她不願意看的。然而寫到這裏

「為什麼？」我聽了出驚問道，心中有點懷疑他的見異思遷，「你不是學得正有興趣麼？為什麼要中斷……？」

「是的，」他躊躇一下，終於說：「我決計要學文藝了。中國的獸子壞獸子，豈是醫學所能治療的麼？」

我們相對一苦笑，因為獸子壞獸子這兩大類本是我們日常談話的資料。「呐喊序文」裏寫這「轉變」的經過很詳細。

「……有一回，我竟在畫片上忽然會見我久違的許多中國人了一個綁在中間，許多站在左右一樣，是強壯的體格，而顯出麻木的神情。據解說則綁着的是替俄國做了軍事上的偵探，正要被日軍砍下頭顱來示衆，而圍着的便是來賞鑑這示衆的盛舉的人們。」

「這一學年沒有完畢，我已經到了東京了，因為從那一回以後，我便覺得醫學並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衆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着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於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

他對於這文藝運動——也就是對於國民性劣點的研究，揭發攻擊，肅清終身不懈，三十年如一日，真可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這是使我始終欽佩的原因之一。我們今年晤面四回，他都是在病中，而以七月二十七日一回，身體的情形比較最佳，確乎已經是轉危為安了，談話半天，他留我晚飯，贈我一冊病中「手自經營」剛才裝訂完成的凱綏珂勒惠支版畫選集，並於卷端手題小文：

「印造此書，自去年至今，自病前至病後，手自經營，才得成就，持贈率市一冊，以爲紀念耳。」

到了九時，我要去上京灘夜車了，握着這版畫集告別，又

忻喜，又惆悵，他還問我幾時再回南，並且送我下樓出門。

我禁制不住了……

萬不料這竟就是他題字贈我的最後一冊，萬「不料這一去，竟就是我和他相見末一回，竟就是我們的永訣！」

## 二 致死之由

魯迅所患的是肺病，而且是可怕的肺結核，雖經醫師給了好幾回警告，他却不以為意，也沒有轉告別人，誰都知道肺病是必須安心調養的，何況他自己是懂得醫學的，但是他竟不能這樣做！本年四月五日給我一信，其中有云：

「我在上月初驟病，氣喘幾不能支，注射而止，臥牀數日始起，近雖已似復原，但因譯著事煩，終極困頓。倘能優游半載，當稍健然，亦安可得哉？」

並不說明肺病，我又疏忽糊塗，以為不過是感冒之類，所以回信只勸他節勞調攝。五月底我往上海，看見他氣喘未痊，神色極頹瘦，削不成樣子，才知道這病勢嚴重，極為擔心，便勸他務必排遣一切，好好地療養半年，他很以為然，說：「我從前總是爲人多，爲己少，此後要想專心休養了。」六月初，景宋來信云：病體已轉危為安，到七月一日，我再晤面，確乎已漸恢復。醫師勸他轉地療養，我便竭力慇懃，回家後還去信催問動身日期。他七月十七日復信有云：

「三日惠示早到，弟病雖似向愈，而熱尙時起時伏，所以一時未能旅行。現仍注射，當繼續八日或十五日至爾時始可定行止，故何時行與何處去，目下初未計及也。」

「賤恙時作時止，畢竟如何，殊不可測，只得聽之……」

病勢拖久，原是極可憂慮之事。他九月五日所作的一篇「死」（中流第一卷第二期）中間有記述D醫診斷的一段，很可注意：

「印造此書，自去年至今，自病前至病後，手自經營，才得成就，持贈率市一冊，以爲紀念耳。」

到了九時，我要去上京灘夜車了，握着這版畫集告別，又

尤甚是那籐躺椅，破了的椅子，我私心打算等搬了家（如果他不死，我們是預備在十月廿五以前搬家的），時偷偷地買一張西式棉軟的來，已經買來了，多花些錢，他也不再響了。這計劃我沒有能够實現，直到現在作爲他花費了大部光陰的休息所在，還是這破籐椅子。豈真有福消受比較舒適的物質生活呢？還是我的錯失呢？我沒有法子再去問他，這疑問將埋葬在我的心坎裏，直至與我生而俱去。

籐躺椅左方的鏡檯，那安放他新收到的書報雜誌的一角，是準備隨手取閱的方便的。也安放他最後服用的藥品食物。還有他喜歡的夏娃木刻圖，和蘇聯木刻展覽會閉幕後蘇聯大使送的那張木刻女像。這張像，本來是他選購的，後來作爲贈品託史沫特萊女士帶來的時候，史女士曾問他爲什麼選這一張？他說：「這一張是代表一種新的，以前所沒有過的女性姿態，同時刻者的刀觸全黑與全白，也是大膽的獨創。」

右方靠在籐躺椅可以鑒賞着的一缸「蘇州魚」，是夏天病重的辰光，內山先生特地送來的，共十尾，在病中看看那魚的活潑恣態，給與他不少的歡喜。那缸爲了對於魚的愛重——對於送魚的朋友的好意的愛重——他特地從遠地方親自購買捧回來的那晶瑩的魚缸呀！我見着牠，想到和他一同鋪沙灌水，安放水草，再把魚慢慢放下去。他顧慮到缸面水苔鋪密了，致妨礙了魚的呼吸空氣，就時常親手把牠去掉。現在魚的呼吸，好好的，還是那麼活潑地游泳。而那朝夕親愛牠的人，那麼愛護牠的倒停止了呼吸……魚假使也有靈魂，恐怕牠的淚要和缸裏的水一樣深罷。然而我既不是魚，也沒有停止了呼吸。我走入房中，無名的空虛襲擊我，我祇覺得一切和我都生疏了。這不是我常日境遇這情境我不熟識！我那房中要有他存在的。他那去了……這房間我深